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盜類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笞辱安祖，刺殺令。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群盜起，乃謀曰：水潦為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遠，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為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藂阻奧，

八編卷之三
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因得聚豪
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亡兵及
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鵝爲盜安祖號模
羊公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清間蓼人高
士遼兵千餘屯清河鄆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
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
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
士遼士遼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
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
兵萬人討士遼士遼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迺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繒。詐爲亡狀，士迺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繒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繒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繒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迺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建德謂士迺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迺不納留，建德

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
捷速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
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
士遼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
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遼陳謂餘黨不
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遼士死皆葬焉招
潰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
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恭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
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
王以兵畧幽州賊灰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

衆十萬，建德以討襲取之，並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

纒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長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
河間久拒宋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
諒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安殺人
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
隙者敢轍搖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
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
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
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
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
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今戕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其妻曹未嘗衣統絳，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貨寶並散資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瀋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伺因與王世克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克廢伺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郕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觀以客

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貴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實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與抗羅罽。」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譏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譏？」自刎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武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圖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果。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汴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

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二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覘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建德懼。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構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國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世克所遣兄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曰：「請兵西無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龔麋、幟馳出賊陣。獲建德軍輜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

善行討者
數亦會建
德之事
而有識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瑯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毋入海中、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毋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宜、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訖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度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歿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歿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歿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難。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期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
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
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
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
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
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
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
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
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葍根捕池魚而食之灰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灰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
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荆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
君共立恭弟爲帝。立且一年。敎亂日甚。願得退爲庶
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
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灰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囚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
馬。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鄧破
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車陽城番西中逢大雪坑谷
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
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
得行璽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夷
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
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龐萌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禁街中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遁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援赤眉、旌幟更立、巴、濟、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
野、遺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
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
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
滅老弱滿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
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
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
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
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等謀反誅歟楊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漿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歿者亦

簡別不如
無也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
歸熈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勦等
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
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成黃天
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上書京城寺門及州
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
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爵徐
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
陽外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
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
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
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

間天下嚮應安平北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盤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何解一人自之滅歿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解，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詔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雋討
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
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
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
乞降。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
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
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
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

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
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
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
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
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
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
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
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
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
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
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
修、駱曜教民緇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
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即三老從事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臣欲尊魯爲漢
寧王。魯功曹巴西閭閻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
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寶祚，不
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
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于午谷，
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
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
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
稽顙圖。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趙、朴、胡
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閭閻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既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

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躡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湧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時東土殷實、莫不聚麀盈

牢之等遽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叅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濱。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

者數四故舫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
賣參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
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
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
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寇
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
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
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軼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歿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歿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

謫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武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然。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乂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

材、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將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魏

卷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
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薛
珍等聚黨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魏遣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
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
下群氏旣而因宴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
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充
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
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
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遲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

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應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處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

非危言也
可置不省
乎

流涕自定鼎伊洛。遷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授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詐。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師爲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念生遣
兵攻仇鳩河淹二戌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
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
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
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
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戌諸
郡内外相顧卒無叛者貞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
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
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自有降納暹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
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
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
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
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
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
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元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勒勒皆叛魏、附於
援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鄒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湊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自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十八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度拔父子及

發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歿。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翬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脇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蹇延伯於水次實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寅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續此字補
此兒女子
世本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
擊破之四月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
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旣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
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
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
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
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身
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通判韓
可止精
抄掠亦
無律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兢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
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
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歿傷二萬人實寅收
衆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
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實寅獨出襲賊大破
之俄頃平其數柵賊兄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
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歿者萬餘人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
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溪拔軍向荊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請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溪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溪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管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溪降。溪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鉤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杜洛周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郡縣圍魏燕州刺史崔集襲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盭卒戍兵反鹿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逍遙園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郎略思令上疏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啣杯耀馬志逸氣浮轉看據

脫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
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冠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
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
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
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
益甚主民凋弊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
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
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太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牧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俸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造洛陽椿謂之曰當念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聖并白宰相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違。必成深憂。豈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廩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救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

致寶寅反
又殞一節
道元道元
天下介士
也可惜可
惜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並集

三

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
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
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
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鰥一子不鰥關中亂
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
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
理稱爲陽椿父子所譖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
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
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
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逐出。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歿。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歿。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歿。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

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于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

得人

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濬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雅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將彥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是時魏主遇弑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陷魏滄洲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

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衆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倘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漏其詐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詎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萬侯醜奴攻薊，薊秦州拔之。二年，萬侯醜奴侵擾關中，尔朶榮遣武衛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勦救世、今
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赫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
曰、願得尔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
悅、以尔諸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
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
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
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
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
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
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策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
降涇州醜奴素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
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
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
平大赦万族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疾於
馳牛屠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遙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敝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盜類

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旣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搶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聞

帳勲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櫟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歿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詢然後將忠武義成兩導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士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邳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三千赴援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令代。徐泗觀察使崔
 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孫戡教
 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
 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
 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
 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
 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
 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
 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
 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於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組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絢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狄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人，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瑤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脩。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
註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
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勦
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
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
多疑心生罅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
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
驛闔城恐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此以銀刀凶
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
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

幣發兵擊之。彥曾猶豫未決。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赦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敵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撈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澗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涘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

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汴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龐勛引兵北

彦會所以
目學善矣
所以便民
吾不知

度離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
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
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
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
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爭歸之
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
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
徐行儉劊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戊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
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取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佖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充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闌溢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會請剪滅徐州表其

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悆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麗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

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毬塲。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

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鞬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有辛，讜者請往求救，杜悛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恂曰。前往復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恂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塲。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悺。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賊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歛富室及商旅財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王真權兵數退却朝廷合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同招討使前吳

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
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
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
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
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
十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
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
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
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
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雨及鎖鑰帥衆夾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恂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恂令鑰帥夾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鑰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槌衝圍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旣破王

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趨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城黨皆以爲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歿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廢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儼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枯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傅屢圍豐縣，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歿。吳迥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發豐縣戍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

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籍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

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晏，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佞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儼爲亳州刺史，儼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徃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間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

侯曠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隆，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屬因攻守結讐，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辯給喜養人命咸通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虐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决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奉

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
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遏
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
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
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
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因
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追則遣
諸軍爭州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
執刺史據安州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
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

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瑋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合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

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嶺。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

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
矛楯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
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
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若長
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
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
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
維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崱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
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兩

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
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邾襄城。陽翟者爲崔
安潛遂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次者甚
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
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
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
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謠曰。
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
年二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
室廬殺人如藝。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

去語

傷寒表

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隴持官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爲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

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蔽江，進逼汪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卽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古

三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歿溝塹十月巢據荆南脇李迢
草表報天子迢曰吾骸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
進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
以五百騎釘轡藻鞮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闢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荅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畢則
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岷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萬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嫗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璘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却，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歿，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晟天平節度使，賊方

議論不一
獻棄之入

守滁和全昫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立
盧瑑計敕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
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未道
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炭
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
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
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
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嘗是時
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
震擾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
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
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
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
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
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
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
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
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

入勞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餞令攷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傭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虢。機關戊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裹三日糧。不能飽。無聞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譟。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
蹋開菜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
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鑒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
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
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
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亾微臣勝哥舒翰之歿承範
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
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壑
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
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

將逃

幸咸陽

迎賊二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頻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携。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灊上。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第。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賕號淘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改元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尙讓爲宰相李儔黃諤爲尙書皮日休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尙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璠京兆尹劉塘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有至者乃大索里間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
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
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等歿者百餘人將
作監鄭綦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
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
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
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
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攻陽爲賊將王玫
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
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
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
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
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
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
作帟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
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
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
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入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煙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璿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板恩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
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
省戶譏賊且亾尚讓怒殺吏轍剔目懸之諸郎官門
關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
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
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
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
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
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
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
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
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
雪盈尺兵歿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
勞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
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
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
溫懼鑿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
而巢嬖人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
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畿四面都統敕

朱致軍馬、寇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
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
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
將梁瑑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
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
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
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阬、二
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十萬、與王師大
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二十里、歛爲京觀、克
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厓、聚俘

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與盟。共計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衢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緒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璿修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擣擊陳州敗寇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署鄧許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入大觀時

朱溫賜名全忠爲軍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
陳趙錡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
竭水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
濟河而夷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
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
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
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
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
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
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
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胙城入寇
旬克用率軍窮躡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
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
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
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
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
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討威乃自刎不殊
朴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
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八編類纂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
從子浩衆之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
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
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